

西安西门里

○ 施晓宇

北宋时，宋朝开国皇帝——宋太祖赵匡胤将首都定在今天开封城的位置，命名为“汴京”，同时将“长安”更名为“陕西路”，后改名为“永兴军路”。

南宋时，“永兴军路”被金人占领，改名为“京兆府路”。

元至元四年（1267 年），元朝开国皇帝——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定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，命名为“元大都”，同时将“京兆府路”更名为“奉元路”。

明洪武二年（1369 年），明朝开国皇帝——明太祖朱元璋将首都定在今天南京城的位置，同时将“奉元路”更名为“西安府”，这是“西安”的地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。

明洪武三年（1370 年），朱元璋封次子朱橐为秦王，镇守西安府，并下令在西安修建规模宏大的秦王府，进而扩建西安城。今天四四方方的西安内城城墙，都是明朝初年所建，缘起于朱元璋扩建西安城的指令。而“菜坑岸”的坑，很有可能就此挖出。

接下来，我再查“白鹭湾”的由来。《明清西安词典》记载：由于明成化年间，所开通济渠，引皂河水从西城墙入城后流经此巷，并在巷东北注为水池。

西安老作家朱文杰在《菜坑岸》（一）一文则补充写道：

六七百年前好大一汪池水，方圆应有 1000 多平方里。流经此处引水渠有通济渠，还有龙首渠，可能龙首渠简称为龙渠，才有了龙渠湾；好大一汪水域，水面白鹭浅飞，白鹭湾，大概也由此而名。

《菜坑岸》（一）一文不仅解释了西门里“菜坑岸”和“白鹭湾”地名的由来，捎带着把“龙渠湾”地名的由来也讲明了。

最后我要考证“夏家什字”的由来。“夏家什字”由东、西、北三条不长的小街组成，我都走过。我还弄懂了，在西安的老地名里，凡“什字”大多用来形容十字路口以及周边的街道。

陕西督军陈树藩的“督军府”就坐落在东夏家什字小街上，但没看到。陈树藩是陕西安康人，1916 年至 1921 年，

沿着西稍门民航大楼附近的西关正街、丰庆路绕圈散步，一路向东不觉就走进了西门里。8 年前我在西门里白鹭湾小区一座六层居民楼的五层住过 4 年，很熟悉的环境和地名：菜坑岸、龙渠湾、白鹭湾、夏家什字。今天回过头看那一块块巴掌大小、新嵌在墙上的蓝底白字金属地名牌，依然感觉温馨、亲切。我纳闷的是，西门里实在是一个面积不大的犄角旮旯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稀罕的地名垒叠在一起？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，先查“菜坑岸”的由来。《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》记载：（西门里）这里地势低洼，民国年间为菜园，故称菜坑岸。

多年致力于撰写西安历史地理文章的老作家朱文杰在《菜坑岸》（一）一文写道：

菜坑岸是西安西南城角，西门里西大街南边的一条巷子。东起夏家什字，西至龙渠湾。……菜坑岸坑的形成，也被说成是修建西安城墙的取土地。

就是说，“菜坑岸”有可能是当年修筑西安城墙时，挖土、取土形成的大坑。我觉得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。因为西安最早不叫西安。

西周时称为“丰镐”——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丰京和镐京的合称。

西汉初年，汉朝开国皇帝——汉高祖刘邦建都时命名为“长安”。

隋开皇二年（582 年），隋朝开国皇帝——隋文帝杨坚建都时，命名为“大兴城”。

唐武德元年（618 年），唐朝开国皇帝——唐高祖李渊继承隋制定都“大兴城”，但将“大兴”恢复名为“长安”，希望大唐政权能够“长治久安”。顺带着把“大兴宫”更名为“太极宫”。唐武德九年（626 年），李渊次子、秦王李世民在夏天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，射杀太子、哥哥李建成和齐王、弟弟李元吉，李渊被迫让位给李世民，自己当“太上皇”。当“太上皇”开初三年，李渊就是住在“太极宫”，直到唐贞观三年（629 年），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，入住“大安宫”。唐贞观九年（635 年），屈辱地当了 9 年“太上皇”的李渊病死在“大安宫”。这段血腥的插曲，到此打住。

百善“笑”为先（3）

○ 墨 耘

另一则武则天笑谈檄文的故事反映出女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雅量。武则天称制当政时，爆发了一场由徐敬业等人发动的旨在反对武后的叛乱。臣子呈上骆宾王的《讨武墨檄》，武则天初读“狐媚惑主”等句时，嬉笑自若，再读到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”时，惊问是谁写的，并赞叹道：“有如此之才，

过 龙 亭

○ 李 慧

敬畏气息，让人不得高声走动。

漫步其间，已是下午时分，天气不知何时已然转阴，风中有春雨初来的气息，透着隐隐的冷冽寒意。毕竟时值初春，也许心绪使然。

蔡伦这样一个极具知识分子气息的官员，注定了在时局错综复杂的东汉帝国，会有一个惨烈的结局。知识分子或许向来与政局有着天生的分庭之裂，那种内里的仁义礼智与外部的政权规则，本就是一对难以交融的矛盾，放下矛，势必要拿起盾。可惯常以内修身外治国为终极理想的知识分子，难以跨越的往住是这修齐治平路上的种种外部局势搅扰，一边是自我修为的要求，一边是家国天下

龙首文苑

李 心 龙

2026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 主编：赵命可
责编：秋川 美编：庞红梅 校对：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藝術報

晚上喝茶，一边读冯梦龙的《挂枝儿·山歌》，及至读到这首，忽然想笑：“壁虎得病墙头上坐，叫一声蜘蛛我的哥，这几日并不见个苍蝇过，蜻蜓身又大，胡蜂刺又多，寻一个蚊子也，搭救搭救我。”真是幽默得好。遂想起那一年在老舍茶馆听京韵大鼓，台上演员居然也唱这一首，只加一两个字却更妙。是这样：“壁虎儿得病墙头上坐，叫一声蜘蛛我的哥哥，这几日啊不见个苍蝇过，蜻蜓个头那么个大啊，胡蜂它刺又多，精精致致寻一个小蚊子儿，哥哥你搭救搭救我。”

民间说壁虎本是蛇的舅舅，所以民间又把壁虎叫作四脚蛇，虽然叫它四脚蛇，但壁虎还是要比蛇可爱得多，尤其是那种碧绿的小壁虎，几乎可以说是好看。壁虎的好还在于它吃蚊子，家里要是有一两只壁虎，到了夏天几乎都不用点蚊香。但壁虎这厮会坐吗？而且还是坐在墙头上，跷着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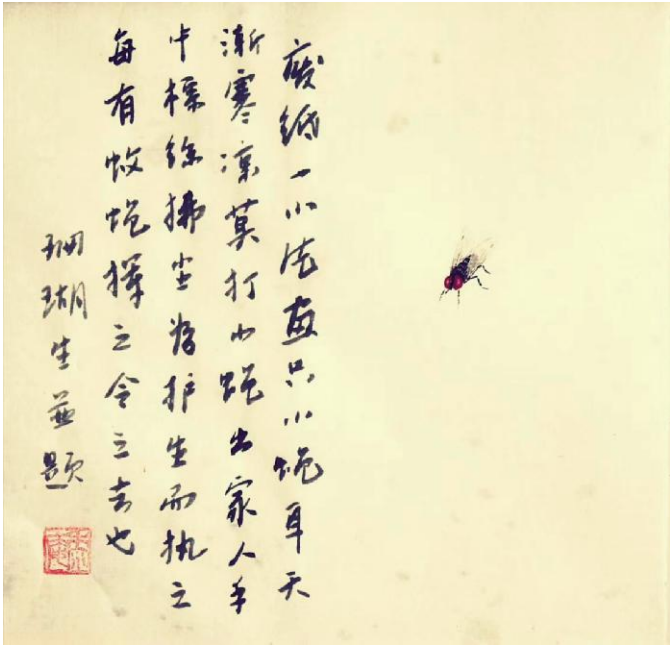
二郎腿，这简直是想一想就让人想笑。民间的幽默真是伟大。

昨晚喝着茶，不知怎么就又想到桂林了，那次在阳朔的街上，十月里的天气，不知道怎么会那么热，便和黄土路一行去买文化衫，每人买一件，即刻在街头赤膊穿起，然后又到处找扇子，街边店里居然有，而且还有白扇，不知谁说的白扇子不好看，店里居然笔墨颜色也全有，因为是成扇，须两边有人用手拉着使其平，便左边一人，是土路，右边一人，是光盘，两人把扇子拉平了，就那样连画了几把，虽不成个样子，亦算是个纪念，其中最妙的一把现在不知是在谁手里，扇子的一面便是画了一只坐在墙头上的碧绿小壁虎，跷着个二郎腿，扇的另一面写了冯梦龙的这首“壁虎得病墙头上坐”。一时大家看了都抚掌大笑。

是为记。

壁虎记

○ 王祥夫



王祥夫国画

一到春天，人们就该往南走，那里有最先迎接春天的第一缕阳光。

脑海里冒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正从秦岭北麓沿着弯曲起伏的山路，奋力驱车驶向秦岭南麓。出行的目的地是洋县，是我一直向往的陕南之地。

远远地，在高速上看到一处被金黄油菜花海环抱的村庄，白墙黑瓦掩在金黄与碧绿中，尤其是村旁的两座石桥，隐现在一片金黄碧绿之中，亮出油画般的惊艳。接着便看到了龙亭出口，干脆出高速，随心意去寻找这一处撞入眼帘的美妙所在。

路边有蔡侯墓的指示路牌，得知这里是龙亭镇，便干脆去拜谒这位大发明家，替自己多年来读书的便利致谢。

龙亭是东汉宦官蔡伦的封侯及长眠地。作为龙亭侯，蔡伦食邑三百户，位列九卿，但是他为世人所知，却是因为造纸。在蔡伦发明正式的纸张之前，那些纸絮、麻纸最多是书写

纸张的前期替代品，作为正式书写的载体，还是要从蔡伦的发明这里算起。或者说，前人不断地尝试与铺垫，蔡伦被记上了发明这一功。

作为朝宦官，在东汉两任帝王那里，得到两位太后赏识，是蔡伦官途的高光时刻。铁匠出身的蔡伦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是个妥妥的文艺宅男：下了朝回来，不喜聚会，不喜走动，倒是经常宅在家里潜心读书做学问，热衷各种发明。也正是这样的人，改变了当时读书人捧着笨重竹简阅读的命运，纸张从蔡伦始，便利了天下读书人。

蔡伦祠和墓建筑在一处，前祠后墓。院内古柏森然，树身已然历经风雨时序，扭曲如虬。祠堂与偏殿，青砖已然变黑，暗角处有青苔上覆。拜殿正门上书对联：“旷古一人初造纸，寻常百姓可读书”，道尽天下读书人的感恩之情。汉桂、古柏森森，古木枝杈之间，只余檐角飞翘，透着静心修葺与管护的

的政治理想，一如逐日的夸父，为了心中的那片桃林，最终渴毙半途。蔡伦也是如此，最终在政权更迭与时局纷争中，被逼服毒终了生命，着实让人叹惋。

立在蔡伦塑像前，望着他身后方形的安葬墓，那方方正正的汉墓规制，或许也以形制暗喻着他内心的方正，也许那和缓的墓顶，喻示他少了一些圆融。

久久站立，在心里默默鞠躬三下以示敬意，默谢他为当时及后世读书人所带来的历史性改变。抬头，注视雕塑眼眸位置，心中不禁悲凉。此时，春风寒凉拂过，周身寒意丛生。以泪眼模糊感知这不合时宜的书生意气，哀叹世间从近乎两千年前就多了一丝遗憾，这遗憾借着风力，给这温暖的春天背景，带来莫名的沉重压抑。

太史公若晚离世 208 年，那如椽巨笔之下，应该有龙亭侯浓重的

一笔吧？

从蔡侯墓出来，情绪久久难以平复。缓缓驶上大路，慢慢走着，看沿途乡人荷锄而归，看沿街铺面孩童嬉闹，这世间种种热闹形态，让来时的欢喜跳跃沉沉落在心底，不复欢欣。

初春的龙亭镇，处处是油菜花海与麦田交织的春日美景。找一处油菜花田，支上茶桌，泡一壶茶。此时，四野静寂，夜色漫漶上来，西边天空高高地挂出一颗长庚星。茶温正好。我举起茶杯，转向东边的方向，以一杯茶隔空致敬龙亭侯。油绿的麦田隐入暗夜，油菜花依旧闪着夺目的金黄，不被漫漶的夜色消融。就像隐入历史深处的一些人，即便历史的天空暗如黑夜，也依然光芒璀璨，透过茫茫时空，执守那一方亮色，在苍穹中发出独属于自己的光。那束光，照亮了人类前行的步伐，也带着人类朝着更加文明的光芒靠近。即便那束光并不知情后世的评价，但它依旧在那里，不明不灭。